

红尘经典系列

亲密禁区

译者：叶美鸿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百万庄24号 邮编100037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00千字

1995年1月第一版 1995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册

ISBN7-5072-0715-3/I.105 定价：8.50

紅 綠 黃 紅 綠 藍
紅 藍 綠 紅 藍 綠

親密禁區

前妻的胴體與內心，留有他的親密
前夫的愛巢是禁區，無法回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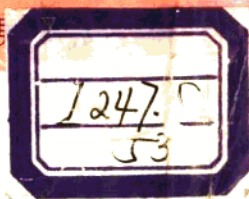
全球同步看愛情

Yesterday's Echoes

PENNY JORDAN

潘妮·喬登 著

葉美鴻



婚離身不離……

美國模特兒經紀公司負責人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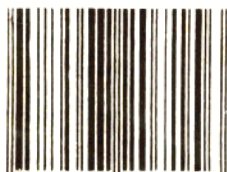
海莉真是“屋漏偏逢連夜雨”；剛辦妥離婚，還沒搬走，公司財務卻突陷危機。

個性倔強的海莉竟落魄到身無分文，只好在前夫賈宜家中借住，條件是：她必須做他的模特兒。外型嫵媚、艷麗的海莉只好答應，又是幾番雲雨未料此舉卻將兩人引向身體、心靈與生活上都應止步的深淵……

親密禁區

懂得浪漫的人，懂得掌握紅塵真情！

ISBN 7-5072-0715-3



9 787507 207156 >

ISBN 7 - 5072 - 0715 - 3/1 • 105

定價：8.00 元

序 幕

朱海莉搭乘的班机终于穿越大西洋，稳稳当当地落在纽约甘乃迪机场。天正飘着雪，白茫茫的一片就像厚蕾丝窗帘一般。机轮安全地触及结冰的跑道后，她才带感恩的心情松了口气。现在总算安全着陆。迷思模特儿公司在纽约原已是个中翘楚，享有盛名，而现在则正打开国际知名度。

旅程终于结束了，海莉觉得很高兴。一路上照顾那四个十几岁的年轻时装模特儿跑遍欧洲，毕竟不是件轻松的事，真够她受的。她们标致、活泼，比起海莉当年十七、八岁时来得更豪放、大胆，光是每晚把她们看牢在各自的床上，就足够累人的。

趁着七四七客机滑向空桥时，海莉从小羊皮包内取出一面小镜子。端详之后，她蹙了一下眉，皮肤有些皱、有点粗糙，她熟练地补了一下妆，并把深褐色的头发盘卷成像样的髻，再戴顶绿色的小扁帽，调好角度后固定在头顶上，最后照了一下，自认为外型尚可。

“你是怎么弄的？”有一个模特儿很崇拜地问道，

“枯坐了八个小时的飞机，还能神采奕奕，就像是准备好要照相似的，真服了你。”

“多年经验磨练出来的嘛。”海莉一边回答，一边颇为不悦地瞧着对方那被长途旅行所折腾的一脸倦容。海莉接着以略带责备的口吻说：“谁知道摄影机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在咱们面前？”在这一行里，形象重于一切。她得随时把这个概念深植到模特儿的脑子里才是。

那个年轻的模特儿只得讪讪然拿起发刷，兀自梳理她那一头蓬草去了。

另外三个女孩子早已站在走道上，一边不耐烦地等着机舱门打开，一边叽叽呱呱地闲扯着学校啦、男朋友……等等琐事。平常，海莉的心情都会被女孩子们那种无休无止、精力充沛的样子带动鼓舞起来，可是今天却因为精神紧张，反倒对她们感到厌烦。

行李虽是不少，通关却还顺利。等到每个人都出了关，海莉引领大伙儿走向机场通道，女孩子们看到了接机的亲友时，几乎立即冲向他们的怀里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就是没人等着迎接拥抱海莉。

一阵落寞涌向她，喉咙不由得紧缩一下。更不用提等她回到家后，没有贾宜等着迎接那会多难受了。不过，她总得习惯这种状况；毕竟，打从昨日开始，贾宜已不再是她丈夫了。她尽力撑起逐渐濒临瓦解的镇静，强自稳住直到给她的每一个模特儿临别的热情一拥，再将她们很快地打发回有的生活。一直到她终于能坐进计程后座，窗外。

飞的雪，阻隔了人群的视线，她才能默默地流下泪水。

她对自己说：只是压力太大罢了。是的，压力加上一点自怜。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计程车机边发动车子上路，边问着她。

“没事。”她自制地说完后，就用一块亚麻手绢轻拍双眼，并告诉司机迷思公司在曼哈顿的地址。她说话的口气和语调，透露出她并不需要同情。

她现在需要的，是泡个热水澡，再睡上一星期的大头觉。不幸的是，此刻她实在不能确定她是否有属于她自己的浴室或是床。但是，如果她的行政助理兼会计邓哈洛能够一如往常的工作效率，照她的吩咐去做，她新家的钥匙此时应该会留在她的办公室内。海莉在欧洲时，哈洛答应要妥善处理她搬家的一切事宜。

海莉付了车资，并大方地多给一点小费，司机因而帮她把行李搬进科曼大厦的大厅内。她走进镶着黄铜及橡木的电梯时，突然意识到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能把公司开在这栋豪华而气派的大楼是种安慰，也显示她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。过去几个月来实在过得艰辛万分，尤其是私生活方面，真中搞得一塌糊涂。幸好事业上一帆风顺，适时提供了心灵上的慰藉。

电梯停在十八楼，海莉拖着行李走了十步就到公司门口。

冷的铝门把，她忘却了出差时的劳累与不顺，重新燃起希望之火。

一打开门，只见梅凯玲直挺挺地坐在那张很亮丽的桦木接待柜台后面等着。凯玲一见到海莉，就猛吸了一口气，她那张满是雀斑的脸上，带着一副沮丧的表情，海莉知道，公司里一定出事了——而且还是非比寻常、难以收拾的大事。

“感谢上帝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收到我在机场给你的留话吗？”

海莉木然地摇摇头。她解开了皮外套，并耸肩抖脱掉外衣，目光仍紧盯着凯玲，但是这位秘书小姐还是一副无言以对的痛苦表情。海莉急着催促说：“难不成有人死啦？”

凯玲深深吸了一口气说：“比那个更糟。”

她常有胡诌坏消息的习惯，很令人讨厌。海莉不耐地把外衣甩在椅背上，说道：“快点，别再吞吞吐吐地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好……我说……昨天下午，银行打电话来说，我们公司的帐户因存款余额不足而透支了。”

海莉以手按额，闭紧两眼，极力控制住一触即发的怒气：“嗯哼，然后呢？”

“我当初想，一定是弄错了，所以就找哈洛想弄清楚。可是到处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着他。他跑掉了，钱也被他拐走了。”

“跑掉了？跑到哪儿去？”她终于弄清楚怎么回事了，震惊、生气及不可思议，各种纷乱的情绪在心中此起彼落。最后，愤怒之情占满了她整个胸膛。海莉锐利地问：“你说些什么事？你不会以为是邓哈洛……”

“卷款潜逃，”凯玲替她接下未说完的话，又加了句：“我不是‘怀疑’他，而是说他‘真的’这么做了。房租逾期未付，保险费也是，连付员工薪水的支票也跳票了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，哭了一阵子后仍抽噎、啜泣着。

海莉强忍住自己的泪水，紧紧握住凯玲的手，尽力安慰这个小女孩。凯玲打从四年前公司刚成立时就跟着她了。这几年来，她们一起奋斗，度过了不少危机、困境，但这次跟以前不一样。“报警了没有？”最后，海莉终于努力把语气弄得较为和缓，才再问一句。

“报了，我一发现就报警了。”凯玲边回答，边用手背擦拭眼泪，把眼部的化妆都弄脏了。“警方却帮不上什么大忙。他们想先找到哈洛，但是据他们说，他已经离境了，可能逃到南美去了。”

“天哪！”真相大白了，海莉两腿僵硬地走向一张软皮椅，跌坐进去。突然，一阵疲惫不堪的感觉袭来。“天哪！”她又叫了一声，整个身子这个时候不听使唤地颤抖起来。

“你搞那些灯还要搞多久啊？”朱贾宜听到这句问话时，正坐在地板上，调整电压调节器。他抬头往上看，他的助手，齐佩姬站在那儿，活像个准备好攫取猎物的猫头鹰似的。她那毛茸茸的棕发四散纠结，看来有点不像个正常人；她今天没戴隐形眼镜，那副普通眼镜的厚厚镜片使她的眼睛看起来大得滑稽。

“说话呀！”她穷追不舍。

“等我搞定它们。有事吗？”

“已经快七点了呀！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所以，你打算何时回家？”

“待会儿。”贾宜含糊地回答，他又将注意力转回电压调节器上。

“你少骗我，你这个瑞典大蠢蛋！”佩姬立刻接腔，并蹲下身来平视他。她那随意围着的棕色棉披肩，更增添了凡许猫头鹰的调调。“你根本一直都睡在暗房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他伪装漠不在乎地回

拒绝

挑衅。她可能是这世上唯一当面侮辱他却又能全身而退的人了。当然，这得在她以纯良动机为出发点的前提下。

“你害怕回家，对吧？”

“我才不怕任何事，我只是有一堆工作要做而已。”

“什么工作？拍西霸五金行的产品目录？少来了，我们已经拍了八年了，你熟到甚至可以边睡边做。”

贾宜自地板上站起来，小心翼翼地越过那堆纠缠不清的电线，漫步到相机和三脚架旁，然后他按下快门，一道闪光立即释出，稍候片刻，他从相机底下抽出一张立得照片。

“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谈？”佩姬仍不放弃，并迅速上前，以拉近贾宜刻意制造的距离。

“不要。”

“很好。那你就把一切都憋在心里，等着得胃溃疡吧，看谁会在乎？”她大步走开。

“佩姬，等等！贾宜自她身后叫住她。

她在抵达门口前便停住，但并未回过身来。

“你在乎。我知道的，但此刻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。真的，我只是要试着去习惯海莉不在家的事实。”

佩姬交叉双臂，一语不发，脚跟轻敲着地板。

“我今晚回家。我保证，不会再睡在暗房了。”

足跟敲地板的声音慢下来，而后全然静止。“好吧，但你最好言行一致，瑞典佬，我可不希望每天跟一个除了打呼之外也不开口的人一起工作十小时。”她撂下这段几

别赠后，扬长而去。

贾宜知道，她说得没错。几个星期来，他一直在逃避着自己的家。他并非那么想躲避海莉，事实上，她根本很少在那儿。打从他们开始提出离婚申请后，她就着手打包她所有的私人物品，然后再藉着几次长期商务旅行把自己给隐形起来，直到她想住的公寓整修好，可以择期迁入。

也许他想逃避的是那一股空旷冷清的寂寞。他无法忍受看见那些打包的箱子。

该是他返家安居的时候了。现在海莉跟她所有的东西都已永远消失。至少，他是这么相信，搬家公司不是早就排定几天前来搬的吗？

他撕下黑白照片的背后沾贴纸，看也没看便搁在一旁。他主意一旦打定，便准备立刻回家，去面对他心中的撒旦。

贾宜一盏接一盏地关了所有的灯，穿上羽毛夹克，并设好防盗警铃系统，确定安全无误后，走了出去。一到室外，他很惊讶地发现地上几乎了两尺厚的雪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他狐疑地低头看着自己那双不合宜的网球鞋。不用说，这种鬼天气，几里内连计程车的鬼影子也别想看到。

在回到他住的格林威治村那条窄窄的林阴街道时，他的双脚已浸满融雪。尽管十分不舒服，他却没有立刻冲进屋里取暖，反而驻足屋外，仰望过去六年来他和海莉共有的这栋粉红砖墙小屋。他们曾在这儿有过一段浓情蜜意的快乐时光

.....

他用力甩甩头，踏上最后几级阶梯，用戴着手套的

一……骂寒冷的天气，一边跳着促进血液循

他把门打开后，大步走入，却不小心撞到挡住去路的不明物体，“砰”的一声跌坐在磁砖地上，手肘一阵剧痛。他坐起来，边搓揉震颤的手臂，边寻找那个要命的障碍物：原来是一只皮箱。

海莉的皮箱。

“噢！天啊！难道……”贾宜瞄了客厅一眼，看到成堆的箱子根本连一寸都没动过。“海莉，你在吗？”他叫道。一片死寂。

他边脱下湿透了的鞋袜，边想着，少来这一套。他站了起来，告诉自己：要不是外头这么冷，他一定会立刻转身回摄影棚去。

她为什么不干脆一次搬清，而非要走得这么拖泥带水？绝不可能是因为顾念旧情、不忍离去。别忘了，她付了那栋时髦的上东区公寓的押租后，可是雀跃不已的。对她而言，那儿快节奏的生活步调，比他们在村子里的缓慢清闲要适合多了。

贾宜脱下夹克和围巾，再度审视客厅里堆积如山的纸箱。也许海莉那位吹毛求疵的行政助理，并不如她所宣称的那么有效率吧！

行李箱的存在困扰着他，他不记得以前见过那些箱子，但，见没见过又有何分别？“海莉？”他再叫一次，只是更进一步确定她不在。

他的注意力回到冰冷的双脚，现在麻痹感已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脚趾难耐的刺痛，他需要干的袜子。

他走进卧室时，根本没有费神去开灯，他打开橱柜最上层的抽屉，抓了一双厚的羊毛短袜，然后坐在床边往脚上套。

好多了，他想着，一面蠕动着脚趾。当他起身离开床时，手似乎碰到什么硬硬的东西。是一双脚！他惊叫一声弹起，跌跌撞撞地往前摸索着电灯开关，但当他瞥见披泻在枕头上的黑发时，他立刻恢复神智。

海莉！原来她一直在这儿。

他现在冷静下来了，但心脏仍在胸膛内怦怦地乱跳。

即使在熟睡中，她也能主宰他的神经系统，尤其是在他并未预期见到她的情况下。

他僵硬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，只是瞪着她发呆。她的一只腿屈膝蜷伏在胸前，另一只则任其自然伸展，这是她的习惯睡姿。一只纤纤玉臂紧紧抱着枕头。贾宜还发现，她仍然穿着外出服。

一定有什么不对劲，贾宜深知，海莉从不会这么草率就寝，她有一套严苛的夜间美容步骤，包括卸妆、保养、刷发……等。贾宜以前总是喜孜孜地在旁观看她做那些事，他可以枯坐良久，只是看她用猪鬃制的银边发刷整理那头浓密而有光泽的秀发——一种很深的赤褐色，深到几乎近于黑色。

有时候，她会这么刻意挑逗他：身无寸缕，仅披薄纱坐在梳妆台前，不断轻柔地撩拨秀发，百般媚态，直逼得他几近疯狂地想要她。然后，她会放下梳子，往床那边轻移莲步，每一步都极尽诱惑之能事，使他兴奋不已……

他再摇摇头，驱走回忆。很明显，海莉今晚一点儿也没

进行她所谓的美容步骤，她的头发不仅凌乱，连发夹都还没拿下来呢。贾宜再进一步细看，清楚地看见她并没有卸妆，首饰也没取下。她倒是把外套给脱了，那外套皱巴巴地摊在床边的地板上。他敢打赌，毛毯下的她一定是衣着整齐的，然而，他并不想掀开毯子一探究竟。因为，万一不是呢？

她会不会是病了？他探探她的额头，还好，凉凉干干的。他任自己的手在她光滑肌肤上多停留了一会儿，努力想决定，到底该不该叫醒她？

最后，他决定收回手不打扰她，因为她眼下的淡紫阴影已说明她的疲惫。还是让她睡吧！但当她清醒之后，他希望看到她的东西立刻搬走，即使他得亲自帮忙，也在所不惜。

海莉梦到自己正坐在林记饭馆里她最喜爱的位子，服务生刚上了道黑胡椒牛柳在她面前，她舀了好几匙东方佳肴拌饭，再狠狠的大吃一口。但是，当她的嘴巴包住筷子阖上时，却什么也没吃到。挫折之余她并不死心，又吃了一口，还是一样，东西放进嘴里后，就不见了……

她慢慢在漆黑的房间里醒来，了解到错失美食所带来的失望之苦，只不过是场梦幻，但那吊人胃口的香味却又如此真实。这屋子的某个地方，一定有黑胡椒牛柳，她要去找出来。

她突然地自床上坐起来，人已完全清醒了。屋内传来中国菜的味道，贾宜回家了，他知道她在屋内吗？

她滑出被子时，胃一直咕噜地叫着。她蹑手蹑脚地走出

卧房，走着走着，在客厅入口停下了脚步。贾宜正背对着她，坐在地板上，斜靠着大理石的咖啡桌大快朵颐，东西应该是从林记买的。他身上那件很大的斜纹毛衣，遮住了宽阔的双肩和结实的背；茂密的金发盖过了衣领，海莉不记得曾看见他留这种长发，女人的母性直觉告诉她，没有她时时叮咛，他是不会记得什么时候该理发的。

虽然海莉只轻轻地喊了他一声：“贾宜？”但是他却很惊讶地耸起了肩，手上叉子也卡答一声掉在桌上，他仍然背对着她：“我以为你应该安顿在那昂贵的阁楼里了。”

她答腔：“那才不是阁楼。”她咬紧下唇，以免自己发脾气。壁炉烧着木柴，满堂温暖引她进了客厅。她缓缓地绕着沙发和咖啡桌走，直到停在贾宜的面前，等他抬头看她。一开始，他浅蓝色的双眼不耐烦地等着她解释，但是，她的沉默令他好奇。

“我可以吃一点吗？”她终于开口问他。她知道，吃点东西后，她就能使场面不再尴尬了。

贾宜从手肘边的牛皮纸袋拿出两个小的纸餐盒，对海莉说：“我原以为自己很饿，点了两份，你不必客气。”

海莉跪着，撕开餐盒，她饿得直接拿起了贾宜的筷子，一口牛肉一口炒饭地吃了起来。她狼吞虎咽了几分钟，直到胃不再那么痛，才放下筷子。一抬头时，发觉贾宜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

他看来非常震惊地问：“海莉，你怎么了？”

海莉推开餐盒，并跪坐了下来，神情沮丧地说：“我饿了。”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都没吃过东西，嗯……有好一阵子了。

肚子饿？一向总有着完美餐桌礼仪的海莉，会吃得像个野蛮人似的，究竟是因为旅行的压力还是因离婚而心生焦虑？他再次确定——海莉出事了。

她只是耸耸肩，以回应贾宜的关心，并淡淡地说：“出了很多事。但要紧的是，我还活着，我的家当也都没搞掉。”

“这我注意到了。”他两手托腮，有耐性地等她继续说。

海莉站起来，在客厅踱步，客厅里到处有堆叠到天花的纸箱子，她无法迈开脚步走。

“其实，事情是这样的，”她以坚定而颤抖的语气说着，“我一早刚从欧洲回来后，就发现邓哈洛把我洗劫一空了。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？不要告诉我，你的效率典范员工，在帐目上出了大纰漏？”

“我恐怕比这更糟呢！他拿光了我的钱，还避不见面。他一心一意忙着算计我的钱，自然没有空把我的箱子搬进新公寓去，所以……”她耸耸肩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

贾宜有好一会儿都不发一语。

“你是在开玩笑吧？”但是在海莉摇头否定之前，贾宜就知道她不是说着玩的。

“你是说，那个秃头、打领结、爱算计的中年家伙，把你的钱盗领一空？”

“看来正是那样。”

海莉低头打量着她的指甲。贾宜注意到她桃红色指甲油

裂了好几处。对海莉而言，情况必然很严重，她才会顾不了指甲美容。

“你要……我是说，你打算宣告破产吗？”贾宜谨慎地问。

海莉挺直了背脊，很激动地回答：“当然不是，我不会容许任何人毁了我的公司。凯玲和我已经整理出公司欠款的名单，我打过电话解释现在的情况，时间上不能拖延的，我都会先用我个人的存款来付清欠款。银行那方面也开始清点我的帐户款项，凯玲则正忙着收款，总而言之，天无绝人之路。”

然而，话语甫毕，她又泄气地降低音量说：“这么一来，我的私人帐户里，就总共只剩下七块五毛三分了。”

“我实在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。”

贾宜本想拍拍海莉安慰她，却又不知道要从何着手，才不会被拒绝。他清楚，海莉总在遇到困难或受到伤害之际，封闭自己，而他却一直未能突破这道藩篱。

“你不需要说什么。尤其是现在，因为这并不是你的问题。事实上，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，我只想暂时住一晚。老实说，我没钱，又精疲力竭，也无法再做什么安排了，但是只要你让我今晚住下来，我向你保证，明天就离开。”

虽然她的请求说得既坚定又理所当然，但她语气中的那丝沮丧却没能骗过贾宜。

他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海莉的镇定与矜持从一点点的开始动摇，到最后的完全崩溃。

尽管海莉很快地转过身去，但贾宜还是看见她双眼里闪着泪光。他着实讶异——海莉竟然哭了——在此之前，他